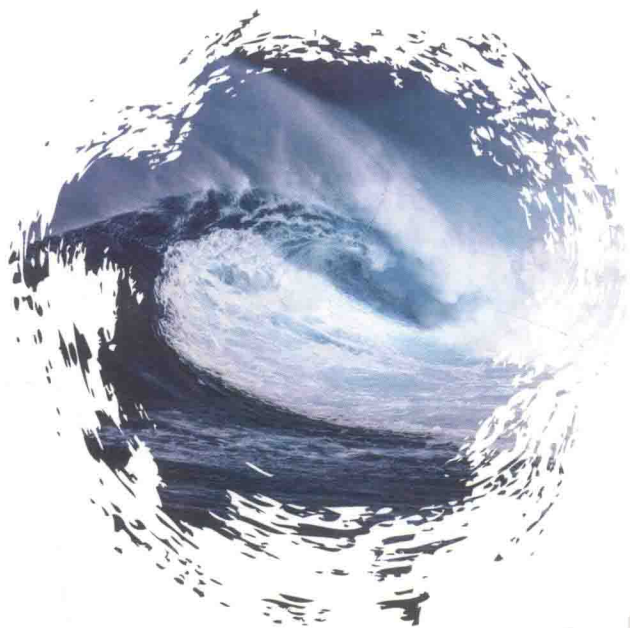


当代文学名家长篇精品书系



巨澜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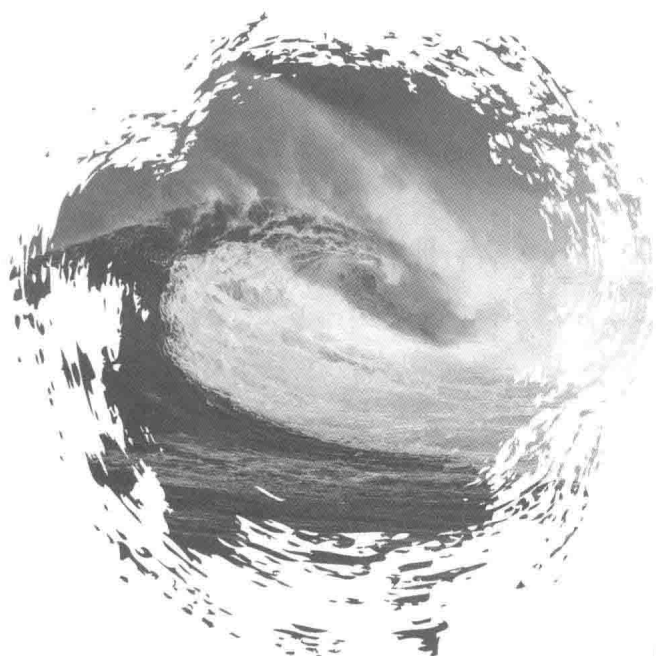
叶辛 著

叶辛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当代文学名家长篇精品书系



巨澜 (上)

叶辛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巨澜 / 叶辛著. -- 北京 :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7.4

(当代文学名家长篇精品书系)

ISBN 978-7-5154-0759-3

I. ①巨… II. ①叶…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97947 号

- 出 版 人 曹宏举
策划编辑 王延新
策划支持 文钻图书·傅兴文
责任编辑 王延新
责任校对 康 莹
封面设计 信宏博·张红运
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网 址 <http://www.ddzg.net> 邮箱:ddzgcs@sina.com
邮政编码 100009
编 辑 部 (010)66572264 66572154 66572132 66572180
市 场 部 (010)66572281 66572161 66572157 83221785
印 刷 北京润田金辉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26.875 印张 2 插页 718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92.00 元 (上、下册)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010)66572159 转出版部。

内 容 简 介

这是著名作家叶辛，继《蹉跎岁月》、《孽债》之后，又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

小说紧扣时代的脉搏，深切地关怀人民的命运，以浓郁的乡土气息，简捷而抒情的笔触，描绘了山乡农村、县城直到省城的广阔画面，较深刻地反映了我国农村的巨大变革，揭示了当代生活中的重大题材。

小说塑造了众多的形象鲜明，各具特色，栩栩如生的新人形象。如作者着力刻画的主人翁景传耕和女主角丁慧芸之间的爱情，历时经久，坎坷多磨，屡屡生变，既扣人心弦，又令人揪心，充分展示了男女主人翁在爱情生活中，丰富、复杂、细腻的内心世界。女主角丁慧芸在爱情上，更是几起几伏，大起大落，写的很有光彩。她既是今天农村中，朴素、健美的先进妇女，又具有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

小说中所描写的另外几对青年男女的爱情生活，如全大良和费瑞娟、贡晓婷和盛雍、纪明洁和贡建湘，也都写得很有特色。尤其是寡妇华碧芳，在重新追求幸福的过程中，所经历的辛酸和欢乐，读了令人怦然心动。

原序：永在流动的青春河

不知不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经快五十年了。

近年来，不断地有人发来请柬，让我参加编撰与知识青年有关的丛书；不断地有人来约稿，希望我写一些和当年的上山下乡有关的文字；不断地有人发出邀请，要我参加与知识青年话题有关的座谈会、研讨会；不断地有人送来一厚沓的电视剧本，让我读一下这些准备投拍的、接近完成的本子，写的都是知识青年们的故事。仅近半年多，光这样的本子，我就拜读了好几部。就在上个月，我去黑龙江图书馆演讲时，还收到了哈尔滨知青们送给我的厚厚两大本哈青文选。为的是纪念上山下乡五十年。

有关知青当年的故事，有关知青返城后的沉浮，有关美丽女知青坎坷命运及恋人的故事，有关知青的子女们和他们的父母间的故事，还有侧重写今日的知青子女在都市里闯荡的故事。

最近以来，一些有了空闲、一些事业有成、一些发了点财的知青们，经常以“永难抹去的记忆”、“难忘的岁月”等题目，对中国知青的命运进行思考、回眸和述评。让人不由得会引出“时间是不是风化了情绪，历史能否沉淀出真谛的思考……”

一切迹象都在提醒着我，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时中国发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并没有从人们的记忆里抹去。有些剧本和丛书的编撰者则开宗明义地宣传，他们今天提起笔来描绘充满苦涩和辛酸的往昔，就是为了纪念即将来临的插队落户五十周年。

五十年了，半个世纪啊！真是人生易逝，弹指一挥间。

读着这些充满感情的文字，看着一部又一部描述往昔岁月的剧本，接触着一批批原先认识和不认识的老知青们，我不由得一次又一次地扪心自问：是啊，这一段历史是翻过去了，很多很多今天的少男少女，已经很难理解我们经历过的那段貌似奇特的生活。我接受过的几次电话采访，问出的一些话题，不得不引起我的思索。比如有一个问题是：曾经上山下乡的知青，究竟是多少人数？为什么有的说是一千四百万，有的说是一千八百万，有的则号称三千万？又比如还有一个问题是，描绘女知青遭受凌辱的故事，是不是为了迎合今天市场的卖点？

当然，提出这些问题的记者都很年轻。但是，时间只是过去了四五十年，事实却令人产生如此大的误解，这一现象本身就让我愕然。除了尽我的可能作出了回答和解释，又不得不引起我的沉思。那么，这一段难以忘怀的岁月，究竟留给了我们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呢？重复地、喋喋不休地有时甚至是不厌其烦地去回顾以往，在今天究竟还有些什么样的意义可以探讨呢？

有人说，知识青年，是 20 世纪中国史册上一个无法抹去的凝重印记。

有人说，沉浸在知识青年们的如烟往事之中，是一辈子也走不出那条青春河。

有人说，频频回首风雨人生中知青们的故事，是在努力寻找青春的足迹。

有人说，知识青年的自省、忏悔和反思，是我们民族自省、忏悔和反思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这一代人已是社会的中坚……

有人说，什么中坚啊，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一代人正在退出历史的舞台。不是吗，再过二十年，我们都难相会了。

有人说……

各种各样层出不穷的话题和议论，搜集拢来几乎可以编成一本大书。

我也曾是一个知青，和成千上万的同时代人一样，经历了“文

革”中那段长达十年之久的知青生涯。眼见耳闻了许许多多伙伴和同时代男女的故事。可能正因为自己当了整整十年半的知青，故而对于那段生活，对于同时代知青的所思所想所虑，我都有较为深切的体验。即使时间过得再久远，我也仍记得，自己曾是一文莫名的知识青年。我也想忘却，但我不会忘却。

在和读者的见面会上，在盛情相邀我去讲课、座谈文学的那些大学和城市，只要对方告诉我说他当年是一个知青的时候，我总是这么回答他们。当他们希望我说些什么和写些什么的时候，我往往就重复这句话。

我觉得有这句话就够了。

我在偏远蛮荒的贵州山乡整整待了十年又七个月的时间，一天也不多，一天也不少。我想，对于这么一截漫长的日子，我能说些什么呢？

能说的我都已写进了那些小说。插队十年，直接描绘知识青年命运的长篇小说，我一共写了七部：《我们这一代年轻人》、《风凜冽》、《蹉跎岁月》、《在醒来的土地上》、《爱的变奏》、《孽债》、《客过亭》。另有一些中短篇小说和散文、随笔。还有我和当年的恋人，今日的妻子王淑君分离时的书信，汇聚拢来竟有近10本。这些作品的汇集出版，我想，无论是对于我，对于曾经有过这段经历的知识青年读者，对于知青的下一代，无疑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每当我参加图书馆、文化局组织的读者见面会，每当我应邀到各省去参加读书节、书市，每当我在又一部新书的发布会上，总会遇见一些和我年龄相仿的热心读者，挤上前来，遗憾地对我说：他是一个知青，很想买齐我所有描绘知青的书，可惜一直没搜齐。我想，叶辛长篇小说书系八卷本的出版，会受到这些情有独钟的读者的欢迎吧。

在这些书里，我说过我希望那样的日子再也不要回来了；我说过我的青春、我的追求甚至于我的爱情，都是从那时候开始的；我说过就是在那样的岁月里，我才真正了解了栖息在祖国大地上日出

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他们渴望过上基本温饱、祥和美满的生活，但他们的愿望实现起来往往又是那么困难。

二〇〇五年秋天，当由我牵头筹资的“叶辛春晖小学”在当年插队的砂锅寨落成时，老乡们把我曾经栖身的一间小小土地庙恢复成了当年的样子，挂了一块“叶辛旧居”的牌子，当人群散去之后，我的儿子叶田在这间四五平方米的小屋门口站了足足四五分钟。看到的老乡把这一情景告诉我时，我想，尽管我从未对他讲过自己青春年代受过的苦，但他站在那里看一看，他会从潮湿、幽暗的小屋，从当年的煤油灯，读出他该读懂的东西。

更多的时候我不是说而是在回忆，默默地静静地回想那些已经逝去的却又是那么清晰地留在我脑海中的画面。粗犷的远山连绵无尽地展示着古朴原始的高地，苍茫的云空中有鹰在盘旋，从绿得悦目、绿得诱人的山林里，传来小伙子奔放的时而又是逗人的歌声，传来姑娘们嘹亮得飞甩到谷地深处的歌声，这歌声和恢弘的大山、和轻柔的蒙纱雾、和郁郁葱葱的大树林和谐地交织在一起，撩拨着人的心情，搅动着人的思绪。

哦，多少文思就在这样的冥冥中涌现出来。

我在一篇创作谈中写过：创作，是我生命意味的体现。而我生命的根，就是孕育在由高山河谷树林村寨组成的大自然中。我对大自然的情愫，对生活于广袤大地上的人民的感情，就是在上山下乡的插队落户岁月里从切身的体会中培养起来的。

知识青年的五十周年，是中国二十世纪历史中一道独特的风景。

我们今天又来叙说这一段往事，叙说关于昨天的话题，为的是更好地着眼于今天，迎来愈加美好的明天。愿这套文集的出版，能给历史留下一道印记。

2016年10月改定

长篇创作之路

1975年深秋

连绵无尽仿佛永远落不完的秋雨仍在下，茅草屋里光线晦暗，灰色的泥土墙上留着秋季污垢的水痕，我趁着雨天仍在写作。

这已经是插队落户知青第七年了。

房东家的儿子小水发，大名叫做匡发的，从公社邮局给我带回了一封信。看见我桌子上写好的一迭稿子，拿起来翻了翻，说：

“你写得这么辛苦，以后会不会出版噢！”

语气完全是怀疑的。

我用一句大实话答覆他：“功夫不负有心人，你看到的这些稿子，有一天会印成书的。”

他瞪大了将信将疑的眼睛，叫起来：“你这么有把握？”

我肯定地回答：“有信心。我还相信，有一天我会出版厚本的英文版的书。”

小水发在公社中学读初中二年级，课文中有英语，他时常抱怨，当农民，学英语有什么用？他还不喜欢我读书写字，放学以后，希望我和他聊天、摆龙门阵，要不跟他上山砍

去玩耍，抓鸟雀儿。

2016年5月18日 22:56

澳洲的网络上发了一条消息。全文如下：

叶辛小说《孽债》英文版在悉尼首发成功

2016年5月18日，澳洲华人迎来了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和喜事，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叶辛抵达悉尼，应邀前来参加澳大利亚悉尼作家节活动，出席《孽债》英文版的新书发布会。

会场在悉尼CBD最大的老字号文学书店，出席发布会的有西悉尼大学副校长赫尔姆斯教授，人文学院院长彼得教授，出版社社长印迪克教授，中国驻悉尼总领事馆张英保文化领事，悉尼怀阳市长伊顿先生和夫人，澳大利亚中国知青协会之长李秉文、名誉会长许昭辉、孙晋福等。

澳大利亚中国知青协会的知青和华人华侨都慕名前来，给以到场祝贺。知青机

嘉宾们踊跃的买书让叶羊老师现场签名，场面非常热烈。叶羊老师的新书发布会取得了圆满成功。

《孽债》英文版由西悉尼大学、SBS电视台总学幕师韩静博士翻译，澳大利亚最大的文学出版社Giramondo出版发行，书名为《Educated Youth》，封面采用了“叶羊青年时期在贵州拉手风琴的照片，上半部是风起云涌的天空，喻示着波澜壮阔上山下乡运动造就了一代知青。《孽债》英文版的发行是中澳文化交流的一个重大成果，对于澳大利亚及西方读者，还有我们的下一代了解知青的历史和故事有着重大的意义。

网络上同时配发了26张照片，把书店里挤满了读者和许多社团的华人、华侨的情形，传达给了网络读者们。

抵澳生活20多年的黑龙江知青孙永新告诉我，书店经理一再对他说：想不到，想不到会

有这么多读者到来。我们书店搞作家新书首发，就是来七八个人，大家围坐在一起，就双方感兴趣的话题，聊一聊，喝点咖啡，让作家签个名，然后就散了。

我得实事求是地说，首发这天挤满在书店里的读者，约七成是华人、华侨，三成是澳洲的白人。

我以为接下来的两场活动，可能也是这样。但是事实上不像我预料的。

2016年5月19日 23:08

隔开一整天，19日的晚上，网络上又发出一条消息：《孽债》英文版悉尼受捧，一日内首批书籍销售一空。全文作照录如下。

今天去悉尼北区的芝士活图书馆(Chatswood Library)举办了中国著名作家叶辛先生在悉尼《孽债》英文版发行的专题演讲，悉尼的读者对叶辛先生“孽债”英文版充满兴趣，网上预约报名参加人数超过限额，会场人数爆满，演讲过程中作家与读者互动气氛

报刊,《孽债》小说不仅中国人喜欢,英文版也受到外国读者的追捧,他们也想了解知青历史,大家争相购书,排队请叶辛签名,首批出版书籍在一天内已销售一空。

讲座由悉尼国际作家节凯斯女士主持,她首先向读者介绍了叶辛先生以及《孽债》英文版的翻译者韩静博士。

现场播放叶辛先生生平的纪录片,由韩静博士制作英文字幕,片子讲述了叶辛先生知青时代及其写作之路,全场观众看得聚精会神。

叶辛先生向读者讲述了《孽债》这部小说的时代背景、故事起源、构思的意向和情节的创作过程,韩静博士做现场翻译。

悉尼的外国读者们从澳洲社会和生活理解角度出发,就什么是知青?为什么会有上山下乡运动?知青时代教育资源是匮乏之等各自关心的问题,向叶辛先生求答。

叶辛先生逐一给予解答,既深层次的

帮助读者解析问题，又不乏诙谐风趣，给
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聆听叶叶辛
先生的小说创作感言和问题解答报以热烈
的掌声。

同时观看了现场的17张照片；在场的
观众百分之九十是西人，华人华侨仅占了
百分之十。

2016年5月22日 20:23

三天以后的5月22日，网络又发出第三条
和我有关的消息：著名作家叶辛与著名作家贾
佩琳悉尼对话，因也和《孽债》的英文版有关，
全文照录如下：

为期一周的悉尼作家节(Sydney Writers'
Festival)是全球最盛大文学节之一，今天在美
丽的悉尼大桥湾作家协会会场，中国著名
作家叶辛先生与澳大利亚著名作家贾佩琳
进行了一场文学对话，叶辛以他精彩动人
的演讲圆满成功地结束了在作家节的最后

一场活动，他的三次演讲均受到澳洲文学爱好者的高度评价和认可。

今天的“对话叶辛”活动是收费的(每张入场券15澳元)但出乎意料的是，慕名而来的几乎全部都是澳大利亚本地的文学爱好者，全场爆满。澳大利亚著名作家贾佩琳(Linda Jarvin)主持了这场对话，她是一位有名的中国通和汉学翻译家。《孽债》英文版的翻译韩静博士担任现场翻译。

贾佩琳女士先向大家介绍了《孽债》这本书，并依据她本人对中国的了解，就这本书的内容、环境和叶辛先生本人的经历提出了一系列深入而又尖锐的问题。例如，是怎样的——一种情形？一种状况？一种历史背景下？使得那些知青可以舍下丈夫、妻子和孩子而又无反顾地加入到返城大潮中去。这是不是跟中国传统的以家为重的家庭观念背道而驰？叶辛先生心知着这场对话的始末，当时的城乡差别，返城政策和有关规定、上海的生活环境和压力等方面，

回答了这个问题。让澳洲的读者深切感受到这部小说的真实性。对话过程中，作家们还就伤痕文学及时代大背景等问题进行探讨，在有限的时间里，听众提问举手的情况非常之多，积极性非常之高，最后主持人不得不限制每个人提问时间，遗憾的是仍然有很多举手的听众因为时间关系没有机会提问。这是一场高水平的文学与思想的对话，韩静博也非常专业的现场翻译，准确快速地表述了叶辛的回答，真可谓天衣无缝，非常圆满。听众们报以了热烈的掌声。

活动结束后，叶辛先生还接受了悉尼文学文艺广播电台和澳大利亚国家电视台SBS“事实栏目”的记者采访。

报道配发了现场的三张照片。

41年过去了，小水发，当年房东家的儿子，今年已经五十多了，他还是一个农民，我们仍保持着联系。我把以上新浪博客的三篇报道，

都转发给了他。

他很爽快，及时地回复我：“当年你没胡扯，今天你如愿了。”

直到现在我才知道，他当年以为我的话是胡扯。

其实，在《孽债》翻译成英文版之前，我也有过作品译成外文，中篇小说《玉蝶》翻成过英文，《家教》译成斯瓦西里语，部分散文、随笔曾翻译成英语、日语，《孽债》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由越南中央新闻社的吴彩琼女士翻译成越语出版。《隆隆岁月》《孽债》两部长，多次被告之要翻成外语，但是始终没有如愿。九十年代时，一对美国夫妇曾动手译过《孽债》，前后历经三年，最后给我写来一封抱歉的信，终于放弃了。他们甚至还给译成改了名《父子寻亲记》……经历了这一切，看到厚之一本《孽债》的英文版放在眼前，并且进行了首发活动，我终于忍不住把这几条书讯，转发给了我的农民伙伴袁玉发，不是向他炫耀，只是告诉他，厚之一的英文版的书，出版了。